

美国与全球性 的矿物争夺

(美) 小艾尔弗雷德·E·埃克斯 著
王振普 陈培高 译
李 宏 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美国与全球性的矿物争夺

(美) 小艾尔弗雷德·E·埃克斯 著

王振普 陈培高 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3

601 98, 04

美国与全球性的矿物争夺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Minerals

Alfred E. Eckes, Jr.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美国与全球性的矿物争夺

(美) 小艾尔弗雷德·E·埃克斯 著

王振普 陈培高 译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2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团结报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10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4222·30 定价: 1.30元

(限国内发行)

译 者 的 话

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专门介绍美国内外资源政策以及帝国主义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与掠夺自然资源的著作，是我们迄今在这方面所能看到的一部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专题著作。从体例上看，这是一部史论著作。它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七十年代美国及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按历史时间的顺序，详细地叙述并以自己的观点解释了资源、特别是矿物资源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军事、外交政策的影响和作用。本书的主题是资源问题，但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文献性、资料性、学术性和知识性的特点。例如，本书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进程和结局所作的评述，生动具体，读时耐人寻味。因此，我们认为，本书不仅是了解美国矿物资源及其政策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而且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贸易乃至世界近代史也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该书的作者小艾尔弗雷德·E·埃克斯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准教授和《哥伦布新闻》社论编辑。无庸赘言，作者评述历史的发展和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我们截然不同，编写时使用的资料和依据又主要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文件档案，当时美国的书报杂志，以及与有关官方人士和专家的谈话。尤其需要指出的，书中的某些看法和提法显然是错误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为了保持原意，更好地供读者参阅，我们一般原文照译，望读者注意。

前 言

1973年，通过一连串令人不安的经济和政治事件，美国人认识到这个国家是如何地依赖非再生资源的进口。庞大的美国经济开始过热，铝、橡胶、铜和废钢等原料和工业品价格猛烈上涨。从1947—1971年，燃料以外的非食品原料的批发价格只增加了21%，但随后的两年内，这些商品的价格却猛升了46%。基本商品出现短缺的同时，另一个没有预料到的灾难又接踵而来。中东爆发了战争，阿拉伯产油国立即使用它们的石油武器。它们削减了石油生产，将价格提高了3倍，并对大西洋工业国、特别是荷兰和美国实行了石油出口禁运。

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成功地运用它们的资源武器时，其他原料出口国以羡慕的心情注目而视。这些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在研究是否有可能采取类似的统一行动，以抬高铜、铝矾土和其他极其重要的原料的价格。在工业国家里，采购代理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认为这些事件是其他商品出现短缺的预兆。代理商决定增加商业库存。这就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加剧了商品的短缺，而这本来是他们希望避免的。在政府各部里，官员们研究着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考虑怎样对付来自日益富有战斗性的第三世界的威胁。

1973—1974年的事件暴露了美国经济的两大潜在危险——资源枯竭和供应中断。第一种危险在这次商品价格上涨之前就使科学家们忧心如焚。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分析组研究

了持续的指数经济增长(即经济按不变的百分比增长)与有限的非再生资源的关系。在1972年《增长的极限》那个有争议的报告中,他们警告说:“地球上相互依存的资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全球大自然体系——如按当前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率计算,即使在拥有先进技术的情况下,也大概只能支持到2100年,如此而已,不会超过得太长了。”一些学术研究者曾对这一行星达到增长极限时的可怕后果作过这样的预言:“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都将相当突如其来地和无法控制地下降。”这种说法实质上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枯竭论的高级的、现代化的翻版。

这一重要的研究报告立即遭到其他专家们尖锐的批评。他们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例如,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同意原料价格将逐渐上升的说法,但反对马上就要出现枯竭的见解。他说:“美国和世界正从资源相对富足的时代走向相对短缺的时代。”布朗批驳了灾难性崩溃的理论,但他相信这种制约性的短缺困难将迫使美国人大大改变处理资源问题的方式。这个国家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只消费质量最好和最易于开采的矿砂,以满足其工业上贪得无厌的胃口。

对长期不利趋势的关切与对短期混乱新的焦灼交织在一起了。美国日益加深对原料进口的依赖使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容易受到外来的冲击。到1985年,美国所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看来一半以上要依赖进口。同时,美国9种基本工业原料,包括铁砂、铝矾土和锡,将有一半以上要来自国外。对外国供应者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如此深刻的依赖,容易招致禁运,也容易在价格上被敲竹杠,而且,这些压力会危及国家安全。C·费雷德·伯格斯坦是一位年青的经济学家。他

有一种本领，能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他写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引起了震动。他在这篇文章中警告说：美国有可能不久就屈于压力，“就其国际和经济争端的立场作出妥协。”

许多人讨论过资源枯竭的危险和产品外交的危害。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是七十年代所独有的。事实上，这些问题构成了二十世纪国际关系的基础，而且最近的事件与过去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许多美国决策人确信这个国家国内的石油正在耗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时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对未来却信心十足，大批量生产使用汽油的汽车。然后，二十年代中期，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及其从属进行了反卡特尔的斗争。这些卡特尔是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其情况与1973—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有某种相似之处。

对稀少资源的争夺依然是三十年代国际倾轧的一个根源。“贫乏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把原料不足作为使用军事力量抢夺外国领土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各国为取得稳定的资源而展开的争夺；相反，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诚然，苏联和美国比日本和西欧国家较能自给，但他们也都有某些不足之处。因此，它们在欧亚边缘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包括争夺对非洲和东南亚重要矿物的控制。由于这些资源是西欧和日本工业的生命线，莫斯科和美国都认识到原料斗争可以决定苏—美抗衡的结局。

简言之，这本书探讨了对自然资源的考虑如何影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往往忽略这个重要的问题，而我的论述仅是为了纠正这种不足而作出的一种努力。高度重视资源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一著作带上决

定论的色彩，但我并不赞成“只有”自然资源才构成国家间的基本竞争的论点。很明显，其他经济和政治因素也有助于决定形势，而且每个决策人物通常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什么时间采取他们本人的主动。例如，阿道夫·希特勒是最狭隘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即使是这样的人，也要按照他的想法作出根本性的选择。生存空间不足和依赖竞争对手国家供应基本原料的德国，要么就向外扩张以取得必要的原料，要么就接受欧洲附属国的地位。

我为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作了必要的硬性限制。首先，这本著作不是要对各种原料逐个进行详尽无遗的、全面的研究。这些工业原料相互间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一部综合性著作能够充分反映它们的勘探、生产和销售的复杂问题。同时，出于编写体例的考虑，我把农产品和包括原子能在内的能原物资排除在外，有些历史学家已对这些问题作过探讨，而且还有其它著作正在写作之中。手头的这本著作是采用另一种办法来选择资料的：它的主要依据是官方文件。许多这样的文件过去都是存在档案室和联邦保管室里的，一般研究人员是看不到的。很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更近一些时期的介绍是根据最近才公开的档案资料作出的，这些资料在过去发表的著作中还未被使用过的。最后，对一个老资格的、要写过去的事情的历史学家来说，文件固然是一个主要的途径，而且是最可靠的途径，但文件有一定的局限性，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情况往往是，书面记录可以用来说明问题，但也可能是歪曲事实的，因为官员们为政府档案写备忘录时，有时更加关心如何影响以后的历史论述，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制订。为此，一有可能，我就通过口头交谈和使用多种档案

资料，设法弥补这种证据上的缺陷。

象其他从事美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一样，我应深深感谢许多知识渊博的档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他们指点我应查阅哪些有关文件。我特别要感谢美国国家档案馆现代军事部的约翰·E·泰勒。他对我帮助特大，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纪录收藏推荐给我。提供重要帮助的还有：赫伯特·胡佛图书馆的罗伯特·伍德、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的唐纳德·谢韦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苏珊·杰克逊。

其他几位人士也对这一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共和党人塞缪尔·L·迪瓦因推荐了许多重要文件，并慷慨地提供了他自己对立法程序的看法。还有，美国矿业局对于索要统计数字的请求答复迅速。V·安东尼·坎马罗塔、小约翰·M·黑格、基思·L·哈里斯、R·A·海因德尔、F·L·克林格和哈罗德·J·施罗德提供了附录的资料，对他们的努力，我要特别表示谢意。

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院和埃莉诺·罗斯福学会的资助，方便了我去档案馆的旅行和文件的复制。

约翰·加迪斯、沃尔特·W·罗斯托和马文·札里尼茨审阅了重要章节的草稿并提出了批评。为此，我应感谢他们。比阿特丽斯·罗密欧和菲利斯·蒂泽尔帮助准备了出版稿，而杰利林·科尼什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高效率地找到资料的出处并审查了脚注。最后，玛丽·厄勒耐心地和细致地为得克萨斯新闻大学校订了摹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的资源争夺.....	(1)
第二章 依赖他人的美国和对矿物自给自足的追求	(26)
第三章 矿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59)
第四章 资源与胜利.....	(95)
第五章 “贫乏的”美国和战后矿物政策的辩论...	(131)
第六章 矿物和冷战.....	(161)
第七章 《佩利报告》：本世纪中期的矿物调查...	(192)
第八章 从短缺到充足——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冷战矿 物政策，1953—1963.....	(220)
第九章 世界再次掀起争夺资源的斗争.....	(264)
后 记.....	(286)
附件一 年平均美国生产者价格	
附件二 美国几种主要金属和矿产品的净进口在表面 消费量中的百分比	

第 一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的资源争夺

1902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矿物学和地理学阐明了历史，因为一则有助于解释帝国宝座递变的原因，一则有助于解释通过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而确定其前进方向中的障碍。”作者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富有想象力的孙子，他比同时代的人都更清楚地看到拥有丰富的和充足自然资源是怎样使美国在内战后变成一个全球性强国的。他对世界事件的解释是一种决定论。这种学说主张环境和自然条件决定历史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和决策人物重新解释近代冲突的起源和后果，各种学说竞相吸引知识界的注意。在德国，政治和军事地理学家转向阐明政治和地理相互关系的“地理政治论”，既用它来解释他们国家的失败，也用它来绘制未来的民族复仇的蓝图。《我的奋斗》一书暴露了地理政治论对年青的阿道夫·希特勒的观点的影响。在这本书里，他为寻求额外的生存空间以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望着东边。在其他地方，经济决定论提供了实用主义的解释。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和记者宣称，导致灾难的经济利益，特别是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要对美国卷入世界大战负主要责任，而这场战争并没有直接威胁西半球的安全。

对矿物专家来说，这些决定论关于生存空间和经济力量的解释轻率地忽视了真正的“力量基础”：自然资源和人类的才能规定了独立国家为了荣誉和繁荣而进行的角逐。人们往往不注意矿物如何决定文明进程这一问题。对此，矿业历史学家T·A·理查德是如此地气愤，以致他在两卷本的《人和金属》一书中断言：矿工“作为帝国的先驱和工业的先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但是，鹤嘴锄所到之处，国旗才随之而来。”

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政府中工作过的三位地质学家，利用布鲁克斯·亚当斯对矿物这一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注，试图唤起公众和政府官员对自然资源的兴趣。他们的积极努力影响着官方政策朝着国际主义*的路线演变。查尔斯·K·利思是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著名的结构和经济地质学家、多产的作家和坚持通过国际协议调节全球矿物争夺的倡导者。利思，这位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是查尔斯·范海斯的门徒（这里顺便说一句，范海斯曾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过航运和战争工业委员会的矿物顾问。利思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党人，但他不仅作为美国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出席过巴黎和平会议，而且还为国际合作而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他相信，美国政府官员对世界矿物问题的关键方面既缺乏足够的经验，也表现得不够关心。因之，他谋求通过参加国际研讨会、组织政府研究和为《外交》季刊一类的有威望的杂志撰写文章，将有关情况向关心这一问题的公众介绍。

*本书多次提到的“国际主义”，实质上是美国奉行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译者

乔治·奥蒂斯·史密斯和乔赛亚·E·斯珀尔也强调矿物资源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象利思一样，为唤起美国领导人注意美国资源不足的问题而进行了工作。在1930年以前的20多年中，史密斯作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有难得的机会鼓励在华盛顿官僚机构内部对全国的矿物资源进行研究，并指导他的机构由致力于理论性的研究转向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斯珀尔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工作。他除短期从事过地质调查和战时矿物资源动员工作外，作为一种职业，主要从事有关采矿的咨询、编辑和教学工作。作为美国采矿和冶金协会的主席和《工程与采矿杂志》

(1919—1927)的编辑，斯珀尔主持了一些专业活动，这些活动的宗旨是鼓励矿物专家和决策人在全球范围内考虑美国的自然资源问题。

利思、史密斯和斯珀尔根据个人在进步时代和战争中的经验更加相信：政府必须保护矿物资源，执行可以在资源的相互依赖中得到好处的政策。进步时期的其他资源保护主义者，对滥用森林、水源、土壤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情况非常关切。和他们一样，这些矿物专家劝戒美国人，要有效地使用非再生资源。利思和他的同事们深知矿物比森林或土壤更容易枯竭和无法替代；但他们并不是反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相反，他们鼓励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经济。他们预感到大量消耗矿产品将使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枯竭，从而日益依赖国外供应优质矿砂。这对外交政策将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们知道，这种趋势预示着工业国将对海外原料进行激烈的争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原料进行了咄咄逼人的争夺，这些专家预言(事实证明是非常准确地)：

为稳定欧洲和恢复全球繁荣所作的努力，其背后隐藏着可能妨碍这种努力的国家间对战略物资的争夺。

对战后的矿物决定论者如利思及其同事来说，很多令人烦恼的政治争议，其核心是对矿物的争夺。例如，法一德长期争夺阿尔萨斯—洛林，斯珀尔认为这是“对欧洲最大的和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铁矿的争夺。这个铁矿曾使德国得以迅速发展并获得巨大的力量，现在这种财富和力量可能要转让给法国了。”同样，他认为波一德上西里西亚之争也远不是出于民族感情或领土冲突。它“涉及欧洲最大的煤田和巨大的铅矿、锌矿。”他说，如果波兰取胜，它就可以在财富上和重要性上与德国相匹敌；德国丧失它，就将沦为一个二等国。按当地居民随意表示的愿望来讨论这样的领土问题，等于“掷铜钱以决其事。”根据斯珀尔的分析，人口会流动，一时主要是德国人，另一时则主要是波兰人，但煤矿却依然原地未动。为了说明这些战略地区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西里西亚说成‘煤’，把阿尔萨斯—洛林说成‘铁’，如此等等。”斯珀尔和利思等这些矿物专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不太同情民族自决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全球新秩序建议的中心问题，而是更多地同情保护主义者的观点，即资源有效的利用，造福后代，并促使全球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使用。

利思特别指责了那些对剥削国外矿物持批评态度的人。这些人主张对资源开发实行政治控制。但是，“正是这些人现在仍在继续购买家庭用品和汽车，从而制造了需求。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正象其他人一样，要对需求并从而要对剥削负责。”利思认为，既然主要矿物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分布

不均衡，对国家主权一定程度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人类进步是必要的。他说：“美国现在是，而且必须继续是世界上主要的剥削者之一。”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前的战争提供了足够的资料，似乎可以用来证实自然资源问题如何加剧了国际竞争这一问题，那么环境决定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不论是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还是自然科学家，如查尔斯·达尔文，都认为自然资源限制了人类的进步。李嘉图认为天然物资的耗竭导致成本上升，然后又迫使人类生态系统作基本的调整。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使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的枯竭和大规模的饥饿。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是牢牢地以环境决定论为基础，包含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对有限资源压力的理论。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唐纳创立了他有名的“边疆论”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解释美国经历的主要依据是当时流行的假说，即自然环境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制度。

但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流行着一种观点，即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确保它有光明的前途。1902年，银行家弗兰克·范德利写道：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似乎注定要在未来的商业斗争中领导全世界。他说：“在所有的国家中，数美国自然资源财富最丰足。这些资源必然给我们带来好处，对此，可以说我们尚未认识。”然而，西奥多·罗斯福和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推翻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自然资源是无穷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兴趣，保护国内稀少的资源，留给后代使用。罗斯福总统是一个老练的行政

措施的倡导者。他1908年5月召开了白宫会议，此后又责成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作出报告。他通过这些措施，突出了资源保护问题。这位总统断言：“保护我们的资源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且……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我们的房子收拾好，开始过我们力所能及的生活。”

罗斯福总统宣称，矿物的浪费造成数以百计的人的死亡和每年3亿美元的损失。他鼓励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列出一个详尽的自然资源清单。林场主吉福德·平肖指导做出的研究报告称，这个国家就象一个这样的人，他得到一笔财产，毫不在乎地花它，从来也不问一问他有多少遗产或者还能花多久。平肖的研究报告建议提高资源的效用，使用代用品和低品位矿砂，以及更好地与外国合作，但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以证明短缺已迫在眉睫。该报告所研究的两种主要金属——铜和铁，看来美国国内有足够的储藏，可供开采多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报告鉴于最近出现的短缺，拒绝了这样的主张，即一个国家如果其铜矿的价值还是一个未知数的话，应保留现有的铜矿，以备将来使用；相反，该报告认为最好是“在利润有保证时，应尽快开采矿砂。”再者，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研究没有用政策性的术语预言美国将愈来愈依赖外国的供应，特别是对有如锰、钴、镍和钨等铁合金的供应的依赖。该报告也没有敦促政府进行干预，以建立储备，或者为了补充日益减少的国内矿藏而在国外取得矿山。

进步时代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主要关心的是全国做出努力，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特别是保护河流、森林和保持土壤。在这方面，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事迹。一方面，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主要鼓吹者虽然一般不是经济学家，但也了

解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著作中讨论过的稀少原则。他们对依靠技术进步，包括使用低品位矿砂和代用原料持怀疑态度，对避免成本上升和资源枯竭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特别是，他们轻视自由市场适应成本上升和技术发展的能力，因此，他们建议政府进行干预，不要让目光短浅的私人企业耗尽丰富的、容易开采的、优质原料。顺便说一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象利思这样的科学家们，由于受到资源保护主义传统的熏陶，继续主张加强政府在国内外的干预，以防止矿物浪费和保护国内外供应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和决策人物一般是在一国范围内考虑资源问题的。他们懂得矿物与工业繁荣的关系，但对矿物丰富的美国的居民来说，只要这一代人注意防止浪费，鼓励有效地使用现有的物资，国内资源看来足以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按当时的客观标准来说，1913年美国在资源上确实占有主动地位，使它可以免受国际商业和外来政治压力的危害。美国拥有多种优质能源、黑色和有色矿物资源。按专家们的说法，煤和铁是二十世纪工业文明的基础，1913年美国生产的这两种矿产品差不多等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美国石油产量占世界产量的64%。30种最重要的矿产品的生产中，美国占第一位的的确有13种。它们是：煤、铁、铜、铅、锌、白银、钨、钼、石油、天然气、磷、磷酸盐和盐。相反，主要的欧洲交战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缺少这种多样化的、高质量的资源。德国是世界上产钾（一种重要的肥料）最多的国家，法国的铝矾土生产占世界第一位，但在其他矿物方面，这两个强国均不占主导地位。英国本国不是世界上任何重要原料的主要生产者，但